心中的木刻

黄显功

树木的年轮，是岁月的唱片，它蕴藏了四季的音符；木板上的刀痕，是画家的心迹，它铭刻了人生的色彩。作为版画家的杨可扬，在我的心中就是一棵生生不息的大树，他的经历和作品，正是中国现代版画与藏书票历史的缩影，演绎着深沉而辉煌的艺术乐章。今年，正值杨可扬先生诞辰110周年，他留给我的记忆就像是年轮与刻痕，令我无法磨灭。

我与杨可扬先生相识在1993年，那时我奉命在淮海中路上海图书馆新馆工地前的三棵树下创办文达书苑，并兼任这家书店的经理。为了彰显上海图书馆的藏书文化特色，我尝试把藏书票作为推广的内容，向购书者赠送藏书票，发行了第一批4种之后，时任副馆长吴世文特地为我引见了可扬先生，从此开拓了我的藏书票之旅，但我们的交往却是始于一次遗憾的合作。

可扬先生对书苑发行通用藏书票十分赞赏，第一次提供了两张自己的作品支持我去印制传播，向读者宣传藏书票。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当时我还是懵懂的藏书票门外汉，对此微型版画作品缺乏艺术认知，在印制时为强调文达书苑的主体性，对其中的一张作品修改了文字。可扬先生见到实物后给我来信：“印刷效果很好，我基本上是满意的，谢谢了。欠缺的地方（现在已无法改变了）但仍提出，供今后参考：1. 书票的下端留白还可稍微多一些，必要时可让作者签名。2. 荷花一枚改成通用藏书票我没意见，但替补的EXLIBRIS写得有些潦草，同时笔画太细，和整个画面的风格很不协调，不免感到遗憾。读书一幅处理得很好。”看到可扬先生的批评意见后，我对自己的鲁莽深感不安，马上停止发行他不满意的作品。

三十年前的这次犯错成为我走进藏书票艺术世界的新起点，在可扬先生的帮助指导下，我对藏书票的艺术创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文达书苑的藏书票推广也随之有了新起色，成为沪上一枝独秀的书店，赢得了读者的好评。馆领导见此积极反响后，也十分重视利用藏书票宣传图书馆，为图书馆服务宣传周专门定制了一批作品。为迎接淮海路新馆落成，馆方指示我策划举办一个藏书票展览，设计发行新馆纪念藏书票。可扬先生为此给我出谋划策，推荐作者，完成了一组十张作品。他与女婿张子虎设计的上海图书馆老馆与新馆形象书票成为其中的标志性作品，多次被图书馆印制成纪念品。在“书·藏书票（1606—1996）——庆贺上海图书馆新馆开馆藏书票展”上，可扬先生提供了一批港台地区与国外出版的藏书票出版物，既丰富了展览效果，又开拓了读者视野。展览之后，可扬先生将台湾学者吴兴文赠他的著作《票趣：藏书票闲话》转送给我，鼓励我继续宣传研究藏书票，并为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的藏书票专栏题写了“书叶缤纷”。

可扬先生始终主张藏书票的实际应用，曾为许多知名人士和多种图书设计了藏书票。他的早期作品中有不少是通用藏书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他的提倡下，上海是国内通用藏书票创作最活跃的地区，他希望借助通用藏书票推动大众化普及。我在他的影响下，也邀请版画家为在上海图书馆首发的十多种图书制作了通用藏书票，响应可扬先生的艺术推广观念，不单纯提倡收藏。所以，在倡导读书、爱书、藏书方面，他与图书馆有着高度的共识。

当他得知我向版画家林世荣定制了一款藏书票后高兴地说：“这是上海第一张付费制作的个人藏书票，在大陆还未有所闻。期望更多的人在藏书上使用书票”。于是他主动为我设计了书票。可扬先生的第一张藏书票是1984年为在香港举行的上海书展设计的“水清鱼读月”，在他家里我曾与他谈起过这张作品，因此知道我有业余天文爱好，在设计的画面中他将读月寓于水中，以夜航人藏书满仓，击水行舟鼓励我。他让张子虎送来10张，子虎告诉我，他岳父的作品一般只送票主3至6张，送我这么多是希望我多藏书，多为推广藏书票出力。相距十年后，我以丝网技法复制了一批，可扬先生请张子虎送来两方名章一一钤印，支持我在藏书中使用书票。因可扬藏书票之故，我有了“水清读明月”的网名。

可扬先生对我厚爱，他是我走上工作岗位后的人生导师之一，不仅培育我成为藏书票爱好者，也促成了我在工作中为上海图书馆收藏藏书票，并延伸到收藏版画。版画与藏书票是图书的近缘艺术，在西方大型图书馆已形成收藏的传统，借助于新馆开馆的社会影响力，1996年，我为图书馆征集成功的第一幅版画就是来自可扬先生捐赠的全国美展得奖作品《江南古镇》。之后在他的带动下，上海版画家纷纷向上图捐赠作品，在国内公共图书馆率先建立了版画专藏，成为上海图书馆的特色文献。可扬先生的躬身垂范还在家庭中形成了共振效应，女儿杨以平、女婿张子虎、儿子杨以磊先后多次向上海图书馆捐赠了版画、藏书票和手稿，谱写了图书馆文献收藏史上一段数人持续捐赠的佳话。

一天，可扬先生让子虎打电话唤我去他家聊天。我去后见到了他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与外甥，还有漫画家戴逸如。欣赏过可扬先生的小版画新作后，子虎揭开了谜底，原来当日是先生95岁生日。这个家庭聚会只请了两位好友参加，我只觉意外又惊喜。那晚的寿宴特别温馨，可扬先生的脸上洋溢着慈祥的笑容。

可扬先生的贺年小版画是十分引人关注的作品，为了收藏这批小版画，我们向图书馆下属的出版社推荐结集出版，并手工复制。可扬先生对此十分高兴，但自己手中已残缺不全，恰好《新民晚报》总编辑束纫秋有连续20多年的完整收藏。可扬先生打过招呼后，我们从其后人处借来扫描，正式出版了《新年好——杨可扬木刻贺年卡》。2010年初春时节，上图穆端正书记去医院探望了年已97岁的可扬先生，我们献上鲜花，感谢他多年来的奉献与支持，并请他为馆藏的作品签名。这本《新年好》是可扬先生生前的最后一种出版物，是他与上海图书馆十多年交往的纪念。那一次的相聚是我与他的最后见面，其情景正如一幅木刻驻留在我的记忆中。

大暑记

钱红莉

昼虫天生气长，适合美声。夏夜的众神合唱中，它是中国版卡拉斯，一夜一夜，将毕生精力献给咏叹调，永世不衰。

夏月升起，人间稍微静些。

盛夏的月，饱满金黄，犹如一张浸油过度的麦子饼，新鲜欲滴。看得久了，又成一张饱蘸徽墨的薄宣，似可流淌出汉唐以来的古诗。

月悬中天，总有薄云相随，比衬得它更加橙黄，也是一片涨满风的帆，遥遥地挂在银河的浪波上。令人久望不倦——这月真是一幅古画呀，并非黄公望的，也非倪云林的，更不是董其昌的……这幅画早于汉魏，早于春秋战国，亘古即在的，纵然古直，却也夜夜簇新。月色如玉，值得摩挲，心为之远。

望望月亮，再看看星星，人便正常起来了，不为暑热所烦躁，自负刚愎的情绪无隙可乘，然后，回家冲个热水澡，静静读几页书，写点笔记，沉酣而去。

翌日是晴日，依旧五点出门，还会遇见玛瑙色云团——天上的云永远是自由的，它不会固步自封，更不必得陇望蜀，它愿意一直放逐于天际，像李白一样纵横山水四海为家。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那么，还是跑步去吧，以汗水淋漓带走体内淤积的寒湿，肉身轻盈起来，简直可以飞。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每临大暑，有一种昆虫喜欢藏匿于枫杨树的叶丛中，它们擅长吐丝，长而亮。倘自树下过，那昆虫恶作剧般，突然自树上吐出长丝倒挂而下，吓人一跳——我们称它为“吊死鬼”。吊死鬼比蝉还要吸引小孩子，概因技艺超群，空翻表演从未马失前蹄，一次次完美地将身体恰到好处地悬于树枝地面之间。小孩子学不来这个，暗自艳羡。至今我还记得。

正午，我们行走于瀑布一样的烈阳下，热到极致，忍不住打一个寒战，电击般自头顶贯穿至脚心。那一刻，整个人的意识忽地清醒过来，有了生的意志。

这便是否极泰来，犹如大暑过后便是立秋，我们的身体提前感受到了秋意。

韩愈有诗：“如坐深甑遭蒸炊。”说的正是大暑时节，热得人就像在铁锅上的笼屉里蒸着似的。这种屉里蒸的日子，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人，没有谁不熟悉。

置身户外，水泥地反射的热浪，恶犬一样直往脸上扑，有被火燎的焦灼感。太阳倒积极得很，凌晨五点半左右便兴兴头露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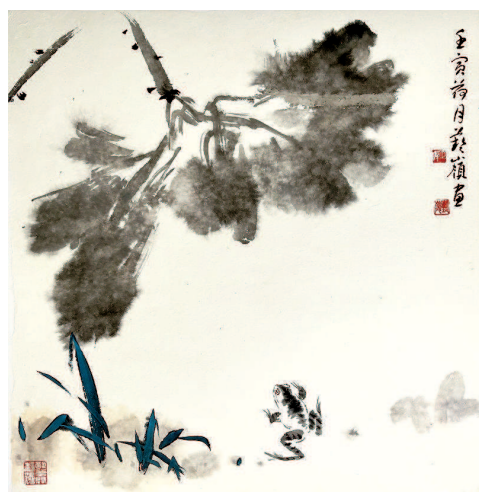
古语曰：“夏看巧云。”早起，盛夏的朝霞当真好看，主调玛瑙色，副调的明黄里杂糅着鸽灰，大絮大朵的，帆一样在东面的天上扯来移去，饱含一份遥远的深厚广袤。盛夏最绚烂的美景，正是凌晨五点左右的天色，清朗开阔，一派阒无人迹的寂静。青草纷纷将珍珠璎珞顶在叶梢上，凌晨的风颇为幽凉，像小号轻轻吹响，仿佛大型演出前的暖场。俄顷，阳光乍出，潺热一如盛大的交响乐隆隆登场。

午后，杨树绿帐一样的叶子哗啦啦地被什么撵着，有力挽狂澜的气势，于视觉上似有一点凉意。高处的蓝天是静止的——连蓝天也被热得失去了表达能力。大暑的天，空无一物，似可盛下一切，包括蝎子一样蜇人的阳光，而人间就是一口盛满水的大铁锅，翻滚着，翻滚着……

这样潺热的交响乐要持续整整一个漫长白日。直至黄昏来临，夜蝉如小令唧唧有声，偶有蛙鸣。今夏雨水盛极，居所附近的荒坡沟渠里，长势蓬勃的芦苇、香蒲，一派汹涌的绿，宛如列维坦的画，予人密不透风之感。荒地上无数一年蓬，高而直，白花如练，愈热，开得愈烈。野芫荽撑着伞状白花，宛如一个个面无表情的人。野豌豆黑炭色的果荚郁郁累累，一齐倒伏于草丛中，剥开一瓣，里面排列着豆绿色的圆圆的种子。海浪一样的蒲公英，黄花一朵朵谢了，夜风徐来，毛绒状籽实飘飘拂拂……最低调的，尤数夏枯草，将圆柱形紫花逐一举过头顶，默默不作一声……

万物都在开花，繁衍，生生不息。晚霞在西天如火如荼，七色的光倒映于空中，折射，又散射，没有一刻不是绮丽的。空气里飘荡着一种乡野的气息，是遥远的水腥气，夹杂着野草的清甜气，一齐涌来。

入夜，水杉散发出一种独有的香气，沁人心脾，仿佛灵魂的味道，美好得让人张开肺腑呼吸吐纳。钻天杨飙得真高，像要去天上参加会议似的。还有柳，一年四季将头低着——菩萨低眉，杨柳低垂。树上歇着无数夏蝉，高一声低一声嘶鸣。蝉声，致人热。蝉声也是一锅滚沸的水，灶下的柴始终不熄，滚了又滚，滚了又滚……草丛里藏有无数纺织娘，开始了一年中最辉煌的歌唱事业，吱、吱、吱、吱……末了，还有扑腾翅膀的和弦。纺织娘这种



荷月（中国画） 庄艺岭

人书正新

杨永平

杨正新的书法和他的绘画一样，主张在鼓励崭新的艺术形式的同时必须遵循中国书画特有的笔墨原则，正所谓守正创新，忘形得意。

杨正新首先是画家，相较于传统书法家，他的书法有更丰富的表现形式。当他将最时髦最有趣的绘画语言和最严肃最传统文字结合起来，古老的汉字便生动而明妍起来。把字“画”出来，是一种“复归于婴儿乎”的“抽”与“道”。

汉字的诞生和嬗变，是从单体的符号化到抽象化的过程。时至今日，除了少部分汉字外，我们很难从字形本身直接观察到其最初被赋予的含义。杨正新通过更夸张的线条波折、墨色浓淡、结体变化和构架组合，以极富中国画特质的当代美学把汉字的抽象意念和内在精髓具体地呈现出来，这是一种可以引起广泛共鸣的富于情感流露的艺术表达。

前人常言“人书俱老”，杨正新则是“人书正新”，他不惮打破传统书法、抽象绘画和行为艺术的界限。正是这种勇猛的探索，让他的书法，有了“忘其形而溯其形，表其意而得其意”的至妙意趣。

清扫与清洁

杨 巧

前段时间长沙大雨，持续阴雨天气，仿佛整座城市和人都泡在水汽里，黏糊糊的，接着极热天气到来，每日气温飙升到37摄氏度，城市与人又在蒸笼里。

酷暑难耐时，房间里空调必是少不了的，明明天气燥热，清扫屋子、整理房间的物品却是一件能让人舒心愉悦的事，能让人慢下性子。

一件件东西整理清洁，要不急不躁。

厨房里的清扫是最费时最难，好在现在有各种清洁工具和清洁剂。台面和水槽用去油污的清洁剂一喷，来回两次用湿布擦洗，就变亮了。抽油烟机里的垫油纸换一张新的，溅到墙面上的油点子要一个个擦掉。而每次清扫厨房的柜子，总能发现过期的产品，煎牛排的黑胡椒、买来做寿喜锅的酱汁只用了小半瓶，去年的两包干枣……都过期了。以为茶叶是不会过期的，一看包装茶叶也有保质期，一块黑茶砖只有二十四个月保质期，还有不知道什么时候生产的三小罐红茶也要扔掉。两个月前从家里带的冻饺子还剩下小半袋没吃完，这是妈妈特意包的饺子冻好让我带到长沙吃，想想怕时间太久，也忍痛扔了……药也有不少过期的，还有不用的各种杂物，每次整理收纳，丢掉的东西总要装满两个塑料袋，但这丢掉过期的、不用的、用不了的东西后，人精神了，提气了。

刷子分为洗杯子的刷子、刷鞋子的刷子、刷卫生间地板缝隙的扁扁的地缝刷。沙发、床垫可用除螨仪器来吸灰尘，墙角落用湿纸巾擦，踢脚线上的灰尘用湿纸巾擦。扫地板时，床底下和地板上总能积扫出一坨白絮，我一度以为是从棉被里跑出来的，从沙发的垫子和靠背里跑出来的，直到去年春夏交接时，走在小区里看到地上飘落的点点白絮，才幡然醒悟清扫家里时那些白絮是外面杨树、柳树跑进家的飞絮。

最喜欢拖过地的木地板，光脚踩上去有点湿凉，惬意舒服。

夏天的大热天，有了晒被子这件事，太阳就越大越好，并不觉得炙热的阳光让人难以忍受，温度高，反而让人觉得能把被子和冬天的衣服晒得松软。一大早到楼顶上，住户用绳索拉扯的线上已经晒了不少，见了同在晒被子的邻居（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就寒暄几句。

“今天太阳大啊！”“嗯，好晒东西。”

不在楼顶上遇见，怕是互相不知道对方也住在这栋楼里。楼顶上能看到长沙最繁华的国金中心，风吹起来力很大，能把被单被套吹翻过去，用夹子也没用，夹子也给你吹掉在地上。姐姐告诉我一个办法，说是用黑色塑料袋把被子装起来，高温可以晒出螨虫。楼顶上也有晒绿豆、红豆、长豆角的，有好几次，看见铺开的米饭晒在硬纸板上，不知道晒干这些米饭做什么用，和朋友聊起，朋友说是大概家里养了猫狗，要喂着吃。

到了下午四五点就去楼顶上收被子，被子晒得滚烫，摸着心里放心，觉得把整个冬天和前段时间雨天的被子里的潮气都给晒出来了！

一整个屋子清扫起来得花好几个小时，累得汗流浃背。下午，太阳西斜，阳光的温度并没有减少，仍然热烈地照在玻璃窗上，阳台的地板热得烫脚。清扫大半天，累坐在沙发上，看见整个屋子变得整洁清爽，空间都似扩大了，心里也跟着清爽起来，身心仿若被什么清洁一番，拂去了杂物和灰尘，只觉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

休息这当儿时，电饭煲煲了四个半小时的莲子绿豆黑米粥也好了，一股天然植物的气味从厨房里飘出来……

十日谈

心静自然凉

责编：殷健灵

我带糖豆回家，把高温关在门外，给花换盆、浇水，冲一杯咖啡，静静地等待奇迹。